



基洛夫被暗杀以后

● [苏] 阿·雷巴科夫 著

● 王志棣 范 彬 聂刚正 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基洛夫被暗杀以后

○【苏】阿·雷巴科夫著

○JILUOFUBEIANSHAYIHOU

江苏文艺出版社

基洛夫被暗杀以后

著 者：〔苏〕阿·雷巴科夫

译 者：聂刚正 等

责任编辑：许金林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邮政编码：210009）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江苏新华印刷厂

850×1168mm 1/32 15.5印张 2插页

335,000字 1990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标准书号：ISBN 7—5399—0155—1/I·147

定 价：6.5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出版说明

苏联当代著名作家雷巴科夫创作了一系列作品，对“斯大林时代”作了编年史式的描绘。《基洛夫被暗杀以后》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部。他用写实的艺术手法揭示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我们翻译出版这部作品，并不意味着对作者的历史观和具体判断的完全赞同。他国的历史可作借镜。描写他国历史的文学作品则是需要读者站在马列主义立场上细心鉴赏的。相信读者能够明辨是非，舍伪存真。

1

邮件未按期到达。甚至过了一个星期，仍然未到。但从克日马来的爬犁给售货员费季卡运来了一些货物。

萨沙到小铺子里去打听，费佳未开正门，让他从后门经过小贮藏室进屋。

“给你运货来了吧？”

“运来了点货。”

“为什么邮件没到，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谁知道！也许你要赔点什么？”

“什么也不用，谢谢。”

萨沙又顺道到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那里去。他躺在床上，用房东的打着皱褶的长皮袄把自己盖得严严实实。

“您生病啦？”

“没病。”

“那干吗躺着？”

“有什么事可做啊？”

“为什么邮件不来？”

“邮件？你还想等信件啊？现在可要给您送来另一种信件了。”

“我不懂。”

“您不懂……我们国家出了什么事儿，你知道吗？工人阶级的敌人暗杀了基洛夫同志，可您还指望能按时按点地给这些敌人送信。萨沙？！当局必须要做好准备，您懂吗，要准备好反击，使整个俄罗斯大地震动的反击。要使敌人再也不敢暗杀工人阶级的领袖，再也不敢派人来暗杀。虽然敌人究竟姓甚名谁至今还不清楚，凶手是谁也不清楚。而您呢，在彻底查明凶手及其领导者期间，在准备给敌人以毁灭性的反击期间，您瞧，您还在等信，想看报纸。工人阶级的敌人需要什么样的信件呢？他们要的是能订立攻守同盟以逃脱暗杀活动的罪责的信吧？他们要的又是什么样的报纸呢？要的是能从中了解情况、找出头绪，以便随机应变的报纸吧？不行，亲爱的，您绝对不会有这种机会的。他们没有触动到您，没有强迫您在这天寒地冻的日子里步行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去，您还得说声谢谢呢！”

“得啦，”萨沙笑着说，“别吓唬我，主要的是别吓唬您自己。”

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抬起身来，坐在床上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萨沙。

“我吓唬您？相反，我现在是要您放心。您以前经常看到卡尤罗夫吧？”

“卡尤罗夫？这几天在街上我还遇到过他。”

“您再也见不到他了。”

萨沙带着怀疑的神情看着他。

“是啊，是啊，”他重复说。“他今天夜里被人带走了。”

“夜里？”

“嗯，要看怎么算啰。凌晨的时候，约莫三个小时前，一架带后座的雪橇拉到门前，把他的那些破旧东西乱扔一气之后就把他带走了。”

“没人看到？”萨沙惘然若失地说道。

“当然啰，就连那些狗也没叫，所有的人都睡了，就这么回事。您还记得您的同伴沃洛佳·克瓦恰泽吗？”

“当然记得。”

“他也被押送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去了。从安加拉河和邱纳河来的同伙都被押送走了，所有戈尔佳温斯克的人都被押走了，那些人您是认识的，从前的社会革命党人玛丽娅·费奥多罗夫娜，从前的无政府主义者阿纳托利·格奥尔吉耶维奇和弗丽达那个美人儿……他们把碰到的人都给带走。很快就要轮到我和您了。”

“难道真把他们送走了吗？”

“萨沙！您认识我不是一天了，头头们把我们这帮人判一年能说成三年，可我不是那种爱说闲话的娘儿们，不是好散布流言蜚语的人，更不是谣言传播者。确确实实知道的事情我才说。刚才我提到的那几个人和其他很多人确实是被送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去了。最近你在克日马没有碰到过那个被流放的老太婆萨姆索诺娃·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吧？”

“是的，没碰到。我认识她。”

萨沙曾替玛丽娅·费奥多罗夫娜向她转交过二十五个卢布。

“就连这个老太婆也被赶走了，顺便说一句，她已经七十二岁啦。”

萨沙耸了耸肩。

“沃洛佳、费丽达、我，甚至您，年纪还轻，可能送到集中营去，毕竟是不花钱的劳动力，这我能理解。可七十二岁的老太，即使拖也拖不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她会死在半路上的。”

“那又怎么样呢？这点谁感兴趣？又有谁对此感到不安呢？说实话，萨沙，我觉得很奇怪。命令已经下达了，对凡写有这种性质文章的流放犯都采取行动，限期立即押解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而您还在指望当地执行命令的某一位全权代表会考虑到她年老多病，可怜她……再说，他们会因她不服从命令而枪毙她的。至于她是不是死在路上，那不是他的事，他对此没有责任。倘若拖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她还活着，那就再加刑五年——集中营监禁，然后再送走，把她送到另一个地方，就是说，一直送到从名单上注销为止。报表上完全相符，在花名册上有，活的还是死的无关紧要，只要有这个人就行。死了，就做个记号，从总人数上减去一名。萨沙，一般说来我知道，象您这样的人，是个小角色，还不够格，可我和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按他们的观点，是惯犯，我们这些人就象歌词里所说的是‘大限已到’。”

“那又怎么办呢？”萨沙平静地说，“我们等着瞧呗。”

他们就这样在自己的莫兹戈瓦，在地球的边缘继续活着，他们虽与世隔绝，但却感觉得到世界上正在发生一件可怕的事，这件事大概很快就会牵连到他们。

萨沙和济达几乎没见过面。在克日马有两位女教师被解职了。其中一位女教师的丈夫是流放犯，他被遣送到克拉斯

诺亚尔斯克去了，另一位女教师本人过去是流放犯，是流放期满后留在克日马的。虽然从前这是尽人皆知的事，但是现在，在基洛夫被暗害以后，又开始了新的时期，全国正在清洗“嫌疑分子”，两位女教师被解职后，让济达代替她们。每天上午七点至九点，她在莫兹戈瓦教课，十点钟，一部雪橇拉到学校门口，将她送到克日马，等雪橇把她送回来时，已经很晚了。萨沙每次在街上遇到她的时候，总要停下来向她打招呼，亲切地问她近况如何。她总是将目光移开，说一切都好，只是工作很忙。

“济达，”萨沙说，“那时我错了，不该委屈你，这件事我非常后悔。如果你能够的话，原谅我吧。”

她终于抬起眼来看着他。

“算了，萨绍克，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我明白已经过去了，”萨沙说，“我还明白，坏了的东西是粘不起来的，再不能恢复到过去一样了。可我还希望我们依然是朋友。”

“当然啰，”济达嫣然一笑，“当然，怎么不是这样呢。”

谈话到此为止。

以后他们再也没有遇见过，因为济达忽而在莫兹戈瓦，忽而在克日马，而萨沙则找到了工作。

1935年1月，天气酷寒。年老的安加拉人都不记得哪年曾这样冷过。他们坐在小木屋里谈论说：“这个冬天，真是活见鬼了。”

集体农庄主席伊万·帕尔费诺维奇忙得不可开交。当然，

在村里安置好二百头母牛并不难，几年前村里有两千头牛呢，各家的畜舍还保留着，农庄的女劳力也够，她们照料牲口的习惯还没被根除。

但是要看管好分散在几十家农户牲口棚里的公共牲畜可不是件容易事。母牛是从前的十分之一，可印发的养牛须知却比从前多了10倍。牛不能受寒，不能让它们吹穿堂风，可牛棚年久失修，破墙烂壁，没有牲口的时候，谁去管它啊。

集体农庄建造这个乳牛场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确切地说，这不过是一座两排的大牛棚。但是经常停工，不是被这件事干扰，就是受另一件事牵制。木材去年就已经运来，料子倒还不错，是落叶松的，但很潮湿，因此一直在风干。预算已经批准，预算里有“采伐材料”这一项，因此放倒落叶松，砍掉枯枝，从森林里运回来——这一切都是根据预算按章办事的。去年就这么做了，甚至有部分工作前年就已开始……现在到了该建造的时候了。

区里开始打建造乳牛场的报告，以前还没有任何地方建过这样的乳牛场……到处都是私人的畜棚。领导当然惊慌起来了，倘若将这情况报告边区，这就意味着将因破坏畜牧业的发展而受到审判，他们会把死掉的每一头牛的罪名都转嫁到这件事上，还可能将此当作破坏行为枪毙你。以前曾下达过一个命令——在开春之前，母牛产犊之前，乳牛场一定要建成。

伊万·帕尔费诺维奇组织了一个生产队，让萨沙的房东萨瓦·卢基奇任队长。萨瓦·卢基奇过去是个很好的木匠，其实在农村里，人人都是木匠。

“也许你能帮上忙，”萨瓦·卢基奇对萨沙说，“他们把劳动日开给我，我交给你。”

“那伊万·帕尔费诺维奇怎么办？”

“他就是这么吩咐的。”萨瓦·卢基奇直率地回答说。

于是萨沙干起了木匠活。

生产队里有六个人：萨瓦·卢基奇、萨沙和其余四个庄稼汉。他们将圆木斫平，平放在横木上，用扒钉从圆木的两侧固定起来，再用一种在篝火上烧焦的木炭所染黑的细绳穿扎起来，每根木头都留有斧劈斫砍的痕迹。

萨沙砍圆木的两面，使每个棱边宽25公分，招呼庄稼汉将木头翻过身来，固定好，再砍其余两面，这样就砍成四个棱边，接着再砍角，圆木就做成了。

萨瓦·卢基奇从圆木旁走过，看了看。

“行，干吧！”

“年轻小伙子，刚下的鸡蛋。”几个庄稼汉温厚地笑了一会儿说。

萨瓦自己动手把圆木的一端砍成“棒子”。萨沙也做了一个，同样做成功了。圆木两边堆满刨花、木屑，发出阵阵新鲜木头的香味和寒气。

他们运来铺路用的鹅卵石，实际上是一些大石块。这里很冷，一般不挖地基，人们就在石头上放上框架，用厚度为13—25毫米的薄板钉成门窗洞，再用薄板遮上。

萨沙将圆木砍成上、下框架，还和一个庄稼汉一起把一根根圆木锯成两米长短，每根圆木上砍一道槽，以便塞干青苔。

“如果没有木楔和干青苔，这木匠活也就干不成了。”萨瓦·卢基奇常这么说。

在家里他沉默寡言，总是在院子里做些什么，可在这儿，

在上班的时候，说个没完，而且爱说俏皮话。

其余的庄稼汉做薄板、厚板，一个上一个下地拉锯。他们干得很欢，从不发火动怒，即使有谁锯走了样他也总是心平气和地重锯，甚至还开玩笑说：

“别担心一下子敲到你的娜斯佳身上！”

现在萨沙睡得很早，天刚拂晓他和老人就起身，老妈妈已经为他们做好了早饭，他们吃了以后就去上班。

晚上，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偶尔来他这里。

他们似乎已变得无精打采，虽然他自己想振作精神。曾有一个妇女从克日马来找他，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忙了一阵，准备招待她。那个妇女很瘦，显得有些早衰。

有一次，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白天到他们的牛棚里来，老人先发现了他。

“萨尼亚，有人找你。”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挥动起一卷印刷品。

“邮件到了！我拿到了您的报纸和信。”

“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谢谢你，亲爱的！”

萨沙从他手里拿过几封信，脱下了手上那双鹿皮制成的、冬天套在手上干活十分方便的手套，再取下里面贴手戴的毛线织的连指手套，拆开一封信，先看了看写信的日期，随即打开信纸，因为瓦里娅的附笔通常写在最后。可这封信上瓦里娅什么也没写。他又拆开第二封，又没有。

拆开了第三封信，终于有了。

他连看到她写的字迹都兴高采烈。

瓦里娅写得很简短：“一切如常。我活着，我在工作，我

在思念……我们在等着你。”

她还能公开地给他写些什么呢？什么也不能写……就象他写给她信一样。但他看到这两三句话也就够了。主要的是她在等着他，主要的是他待在这倒霉的莫兹戈瓦已经将近两年了，这才是最重要的！在这以后，不管他们会不会让他住莫斯科，他们终归能见到面的！

他微笑着分别将信塞进自己的两个口袋。右边口袋里装没有瓦里娅附笔的信，左边口袋是有附笔的信。

“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请到我那儿去，您先看会儿报纸，我们马上就来。”

萨瓦·卢基奇心地善良，简直是位不可多得的好老头儿，他卷了一根纸烟。

“瞧你干吗把信收起来，看吧，看吧。”

“待会儿再看。”萨沙回答说。

天开始渐渐发黑，他们收了工，将工具放到工具箱里，藏在圆木中间。

在家里，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递给萨沙一张报纸。

“您看吧！”

“请等一下，先让我把衣服脱了。”

萨沙脱了短皮外衣和帽子，把鹿皮手套和连指手套放在火炉上面，换了双鞋，然后拿过了报纸。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基洛夫被刺后立即颁布的关于审理恐怖活动的一份决定宣布：

“根据对反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的恐怖组织、恐怖活动案件进行侦察和审理的结果，各加盟共和国

将现行刑事诉讼法作如下修改：

1. 对这些案件的侦讯限期不超过10天。
2. 在法庭审理案件前一昼夜，起诉书送达被告。
3. 审讯案件时不准旁听。
4. 对判决不得上诉，不得请求赦免。
5. 对处以极刑的案犯，必须按照判决书立即执行。”

“是啊，”萨沙若有所思地说道，“还不坏。”

“这是战时的法律，”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说道，“不过现在似乎没有打仗。没有任何国家、政权敢于剥夺被告的辩护权，而这个决定却不仅不准被告请律师辩护，而且褫夺了本人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倘若起诉书交给被告仅仅一昼夜，他根本无法准备辩护词。谁也不敢剥夺被告上诉的权利，要知道，法官也是人，他们也可能犯错误，谁也无权剥夺被告期望赦免的权利，没有仁政的国家是无法生存的。这一决定比战时法律更糟，因为它指的不是杀人行为，而是泛指反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的恐怖活动。亲爱的萨沙，这个概念是有伸缩性的——借口恐怖活动，可以想怎么整人就怎么整，苏维埃政权的工作人员的范围怎么理解可以随你的便，上至斯大林，下至庄稼汉威吓要狠狠揍的那个故意替他算错劳动日的农庄记工员。这是一个消灭无辜、消灭无法自卫的人们而不受任何监督的决定。这是一项维护大规模违法行为的法律。”

他摇了摇头说：“您还记得普希金在听了《死魂灵》前几章后对果戈理所说的话吗？‘上帝啊，我们的俄罗斯多悲惨呀！’颁布了这么个决定后又能说些什么呢？也说‘不幸的俄罗斯’

吗？！还请您注意，工作效能有多高：12月1日基洛夫被刺——一项新的法律就已经拟好，而且正式颁布了，这点你觉得如何，啊？”

“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我从未对您讲过我的那个侦查员。他姓季亚科夫，戴一副眼镜，是个极其冷酷无情的人，少有的混蛋。我们的案子是他办的。您知道，当时他还因我没有在审讯笔录上签字而生气，噘着嘴说：‘在党面前你还不愿缴械。’臭狗屎！我怎么忘得了他？的确……要是这个决定在半年前出台，他可能控告我搞恐怖活动哩。逻辑很简单：为什么您在墙报的节日专刊上不提斯大林同志的名字？因为您反对斯大林同志。您不愿意他领导国家和党。但您怎么才能撤他的职呢？只能杀了他，杀了我们的父亲和导师，杀了我们的领袖斯大林同志。嗨，您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那还用说，这种事情一般是不对外讲的。可这个企图您是深思熟虑的，一旦有合适的机会和有利条件您就会实现您的企图的。您是一个潜在的恐怖分子，您的那些朋友都是潜在的恐怖分子。你们所有的人在一起就是恐怖组织。对你们这些人，审讯时就是不准辩护，判决后就是无权上诉，审判后一个小时就得枪毙。”

“对，”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表示同意，“就这点来说您还是走运的。”

萨沙冷冷一笑。

“这么说来，我简直是个幸运儿了。我们是不是要为此干一杯呢？”

“我不反对。顺便再向您解释一下，为什么您确实是个幸运儿……”

萨沙还有少许用酒精做的饮料，女房东切了一些熏鲱鱼，在炉子旁忙碌起来。

萨沙反复读了这些来信，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在浏览报纸。

“萨沙，发生了什么事啊，到处都在审判，枪毙了一大批人，列宁格勒成千上万的贵族、过去的有产者和他们的子女都被流放了，可他们犯了什么罪？人民呢？！人民默不作声？您说什么啦？！人民不会沉默的，不会不讲话的，决不会！您瞧，您读读，人民要求镇压。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敖德萨，全国各地都在开群众大会，到处都在揭发、在消灭、在枪毙！党也没有按兵不动！在大大小小的党的各种会议上搜出了大批隐藏的敌人，不少共产党员悔悟了，他们捶胸顿足承认自己犯了错误，说自己注意不够，没有做好工作。可是不行，这无济于事。这种悔过被认为是 不够 的，不是发自内心的。”

女房东从炉子里拿出装有土豆的小铁罐。

萨沙喊萨瓦·卢基奇到桌边来吃饭。他们一起坐下，每人干了一杯，就着酒吃了点东西，又斟上第二杯。

“我究竟为什么是个幸运儿呢？”萨沙问道。

“因为您现在在莫兹戈瓦，”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一边撕掉鱼皮，一边回答说，“您现在生活在消过毒的环境里。倘若您现在是自由的话，那么您也得参加这种群众大会，也得揭发、枪毙、消灭。”

“我可以不参加嘛。”

“不行。您要是在企业里工作，群众大会您是怎么也溜不掉的，这种缺席审判您再也逃避不了。我不是仅仅说您一定得

发言，非得用手指点着什么人，称他为敌人、敌人的帮凶或者怙恶不悛的、暗藏的等诸如此类的人。这还不够！您还得和大家一起表决，赞成枪毙他们，您必须举手，因为如果您不伸出手来，如果您投反对票，这就意味着您是敌人，立刻就会把您带到该去的地方。”

“就算这样吧，要是您，会怎么办呢？”

“我？嘿，这吓唬不了我。只要苏维埃政权还存在，我就没有其他路可走：除了流放、蹲集中营、坐牢以外，还是蹲集中营、还是坐牢。我倒是希望能在集中营或者牢房里开这种群众大会，不过他们没考虑到，在牢房或集中营里谁也不会举手赞成的。”

“但是我们从理论上假设，如果您已刑满释放，现在住在某个小城市里，已经有了工作，上班时开群众大会，声讨敌人，要求枪毙他们，大家都表示同意，自然最后要付诸表决，那您怎么投票呢？”

弗谢沃洛德·谢尔盖耶维奇默不吭声，不住手地剥熏茴鱼的皮。

“喂，这样的话，您怎么办呢？”萨沙问道。

“我不知道，萨沙，说真话，我不知道怎么办。在这些群众大会上有很多人，他们都由衷地相信报纸上所说的，都相信由于反复宣传使他们印入脑海的那些事情。也许还有很多人，他们并不相信，但想到他们的孩子还未成年。”

“您没有孩子。”

“没有。坦白地告诉您，大概我也会举手的。因为胳膊拧不过大腿，因为如果我一个人去上断头台，最终仍然什么也不会改变，他们还是要被枪毙，我和他们一起同归于尽。而